

QINGNIANWENXUE CONGSHU

本书收入作者五篇中篇小说，展现了他最近三年来创作上的新成就。五篇作品共同的特点是，内容沉郁厚重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，尤其是《万家诉讼》、写的是民告官的胜利，弘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民主精神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警策。



青年文学丛书

万家诉讼

陈源斌



● 陈源斌

万家诉讼



200116356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赵日升

封面设计：李鸿飞

万 家 诉 讼

陈源斌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70 1/32 13印张 2插页 209千字

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册 定价5.10元

ISBN 7-5006-1136-6/I·270

目 次

天惊维扬	(1)
天 河	(87)
天 行	(166)
沉浮山	(225)
万家诉讼	(367)

天惊维扬

一

扬州坊那边才是龙岗。龙岗是座古镇，古镇很小，一条窄街，一溜砖房。一座祠堂，陈家祠堂。祠堂两房两厢，翘楚的檐、隆耸的脊，玉石的椽嵌，青石的碑，天井里婆娑着两棵老银杏。据说这儿藏着普天下陈氏的家谱。还说历朝历代里，陈氏门中有谁得了高官显爵，千山万水也要跋涉而来，祭祀祖先。龙岗古镇上陈姓并不算大姓，只有伶仃几家，也不显赫。有一天祠堂被改做了学校，墙上黑板，屋内桌凳，一只铜铃叮叮当当摇响，学生在银杏树下窜来窜去。祠堂太老，房子太旧也太危险，被拆成平地。平地上新造了几幢红砖红瓦平房，圈一遭围墙，依旧黑板、桌凳，铜铃叮当，小学生窜跳，祠堂没了踪影。倒是龙岗人并不觉得那儿是所学校，闭上眼睛，那些红房、黑板、桌凳、铜铃、学生，一概都不见了，只有祠

堂。外地人提起龙岗，也会说：哦，陈家祠堂哟。

龙岗在岗地上，出了古镇，岗地缓缓朝东南方向倾斜下去。约三里路光景，地下凸出一条土埂，沿坡向下延伸而去，逶迤了好些路程。土埂到尽头了，尽头是座古砖窑，传说比古镇年岁还老。砖窑报废了，经年深月久坍塌成一个高墩，高墩无端突兀着。当年制砖顺手在窑两边取土，挖成了对称的两口窑塘。塘面很圆，塘水碧透。有一条河在近处游，河道扭来扭去，在突兀的墩头下徜徉着流过一个均匀的湾。地形像条龙，逶迤而来的土埂是身，突兀的墩头是额，对称的窑塘是眼，均匀的湾是嘴巴。这地方是扬州坊。

扬州坊先前叫什么已经忘记了，但竟与伏颈而饮的土龙地形不沾边。坊就是作坊。这地方没有作坊，面坊、米坊、酱坊、油坊……都没有。扬州坊住着三十几户，都种地。有一户例外。扬州坊姓氏很杂，散散落落，形不成一个族。吕、张、王、李……陈。姓陈也只有一户。例外不种地的就是这户，有出息能算人物的也就是这户。这户姓陈的不是龙岗古镇上的，从外地迁徙来。姓陈的说自己这一脉也包含在古镇祠堂的族谱上。

扬州坊的名字是后来起的。清兵入关，在扬州烧杀十天，有几个姓逃了出来，在龙形的地方蛰伏居住，一代代繁衍生息。这只是老辈人的说法，无据可

考。当初逃来了几个姓？不知道。原先这地方有人住吗？也不知道。现在住着的谁是祖居谁是后来呢？更不知道。扬州在古代很辉煌，天下维扬州。外人看扬州坊人体形发肤做人行事诸般行状，也不过如此，并不见有多高强。扬州坊人说，清兵烧杀十日，滞留当地的真种扬州人被斩绝了，只存此地一点骨血。真种扬州人原来就是这样吗？

说是扬州坊人有一户有过翻覆。吕家。吕家原住扬州城郊，祖上攒了不少财宝，埋在地底。天下逐渐太平，吕家在扬州坊只住了两代，便返了回去，在老家旧宅瓦砾地上重建了赫然大屋，置产购地，也不过耗费祖上积蓄之一毛。不幸骤然露宿，落入匪人的覬覦，遭了洗劫，败落下来。子孙的胆子吓破了，复又逃回扬州坊居住。这是两三代间的事，并不算很久远。

扬州坊这边有座寺，回龙寺。寺很孤单，周围五里路没人家。寺一遭种着竹子，从远处看不见寺庙，钱着偌大一座竹园，阳光下一团青绿。寺不大，建筑很普通，殿呀厢的一堆房子。供的也是平平常常的泥塑，要么慈眉善目，要么呲嘴裂睛。寺的香火或盛或衰，从没间断过。有次破例收了一个半路出家人。一个青年女子，有丈夫，生过一个女儿。不过一切尘世孽缘都斩绝了，女儿送了人家，与丈夫跪在神前具结来世相会。后来又依例收了一个带发修行人，也

是个女人，亦有丈夫，死了。带发修行人无需很多讲究的。现在寺里的故人都已故去，由这两个后来的住持。两个人都老了。半路出家的那位当年就剃去一头青丝，人称“师公”。带发修行的按理也有个叫法，但人们不知道。带发修行的从不说话，做佛事也默然无声地为师公当下手。按佛理，剃光头皮的师公才是全身皈依佛门，带发修行不过任意苦修，一种大户人家常做的例子，并不彻底，随意都可返俗嫁人。回龙寺的这位倒从不见有这种意思。两个女人斋戒上很用心，韭菜不落刀厨。韭如人发，割了又长，那么韭根便宛若人头了。这是种很决绝的斋戒。不过，寺后却长着一畦韭菜。

传说回龙寺很富，积攒下了很大一笔财产。两个来源：香客的贡奉，竹园的进项。都兑成银元，在那藏着呢。出家人，要它们干吗？也许是想在修行圆满前，给泥塑贴金，或给寺庙翻新吧？

寺里养了一条狗，黄狗。白天闲散在寺前空地上，身后拖一条沉重的铁链。偶尔有人沿竹林小道撞进寺来，狗腾空一扑，后面的链条牵扯住，来人也惊吓了一身冷汗。人都知晓回龙寺有一条凶狗。做佛事时，狗当然得被锁进一间小屋里，从窄小的窗口，仍可觑见那炯炯凶光。平时天一黑，沉重的链条就被师公断开，狗便仄起耳朵，在竹园里踱来踱去，鼻子嗅呀嗅的，竟能嗅及半里路开外。狗只认寺里

两个人，另外还有个半大孩子。男孩。孩子并不常来，一两个月才露次面。狗却不生疏，拖直链条，想凑近身前亲热。孩子却用香寺里凶神恶煞的目光看狗，嘴里叫：“师公，师公！”师公奔出来，摩挲孩子头顶软发，捉起小手牵他进屋。寺后那块韭地，就是专为这孩子种的。师公割下韭菜，加重重的油和盐。饭时三人围一桌，韭菜放在孩子面前，大人并无忌讳。孩子捧着碗，借重油重盐的韭菜，吃亮晶晶的白米饭，嘴巴老是啧啧咂响。孩子一口气吞了三大碗，挺着肚子稍息，又挣扎去寺前空地上蹒跚着玩。狗困在一边无奈地对着孩子激动。孩子看看天色，叫：“师公、师公！”师公又出来，依旧摩挲孩子头发，往小手里塞点什么。孩子沿竹林小路走几步，叫：“师公、师公。”挥挥手，孩子一径去了。

按说回龙寺与古镇龙岗有点儿关系。说是清朝雍正演过一出“偷龙换凤”计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就不是真种，是个汉人，姓陈。乾隆后来也明白了这事。当皇帝是极尽人间荣耀事，是要祭祖的。乾隆皇帝就找借口三下江南。有一次就专做此事，游扬州，走高邮，登上龙舟，过湖西下，上了岸朝龙岗陈家祠堂走。走累了半途歇憩，有大臣启奏，过了前面的扬州坊，就到龙岗了。乾隆大喜，起驾欲行，大臣又启奏说：“皇上，龙岗地名不吉，——皇上是真龙天子，龙上了岗，岂不被困住？”乾隆一时愣住，琢磨出

这话的弦外之音，到底社稷江山比姓氏重要，问：怎么办？大臣说：回驾。乾隆皇帝伸头向龙岗眺望，恋恋不舍，到底祖宗祠堂，难以分割。却无可奈何，下旨说：“在此地造一寺吧！”

寺造成了。昔日曾经回龙之地，当然取名回龙。回龙寺历一百七十年，清朝亡了。后面是民国，民国也亡了。民国亡了已有十多个年头了。

二

扬州坊三十几户人家，埂上窑墩上都没住户，沿两口窑塘的外岸，散散落落住开去。不成村落，都是一家独住，一片杂树，一簇竹林。一条河源远流长，从老远的地方游来，又扭呀扭的向前去，汇入高邮湖里了。说是“龙岗到高邮，一百单八个甩头”，高邮是指高邮湖，甩头是指河流成一个湾。竟有这么多湾。这条河很不安分，两到三年就闹腾一次，扬州坊人就受到一次作践。人们估摸着天色，赶紧储备好柴米油盐，果然大雨连日而注，洪水汹汹地漫上来，庄稼地是一口吞噬了，水又逼进人家，一家人都挤在堂桌上……好在水势并不持久，三两日便退，庄稼受损也轻。那么，怎不搬埂上、窑墩头高地上去住呢？不知道。每次洪水漫上来，只有陈家一户不淹。陈家的庄子看起来比四邻还矮，洪水暴涨，到他家门槛前也

就止住，水大水小都如此。别人家堂屋里水没脚踝，陈家水在门槛前；别人家堂屋里水过肚脐，陈家依旧水在门槛前。扬州坊人说：“这是块荷叶地呀！”荷叶是水中之物，能随水势任意漂浮，大家当然羡慕它是块宝地。

陈叔后来果然成了国家干部。

陈叔是种通称，按辈分叫的，但是别有敬意。陈叔的妻子就是陈婶。陈家境况先前在扬州坊属低而下，好多一辈人都进过私塾，唯陈叔只走过一个冬学。定成分时依例划为贫农。但不算稀奇，扬州坊没地主，没富农，也没中农。大家比肩，参差在一个档次内。土改工作队当年没多少事做，领队是个读书人，就把一千青年集中起来，扫盲。先教大家借字典查字，背《四角号码词典》口诀。领队很有耐心，一连教读十几天，开始考查，按花名册把念过私塾的叫起来背，哪里背得出，嘴里吱吱唔唔不成句式。只剩下陈叔了，领队知道他只走过一个冬学，没抱半点希望，但是陈叔竟自动站起来背道：“横一竖二三点捺；叉四插五六方框；七拐八八九是小；点下有横是零头。”

领队十分诧异。试着让陈叔查字。先查一个自己的姓，陈。查出来了，“7529”。再查一个别人的姓，吕。也查出来了，“6060”。

领队就抽陈叔去临时帮忙，后来就留在队里，就

相信了无神论，就在党，就吃国家粮，就当干部。

陈叔一直当到区委书记，顺顺当当，不像有些干部在坎子上绊跌跤，五七年，五九年，六〇年，六四年。陈叔五七年初带民工修铁路，活儿很重，干得也实，下工乏得丢碗便睡，没劲开会，鸣放跟划右都没他的份。五九年就显不出是风浪。六〇年，陈叔回趟家，让扬州坊每户出一壮力做民工，工粮是稳定的，每人肚带紧一紧，捎回去救一家人命。天大的坎子竟被一村人轻易跨了过去。扬州坊人当然多亏陈叔。那么陈叔呢，是荷叶宝地灵气？是陈家祖辈荫德？说不定。不过，陈叔从没去古镇祠堂里祭祀过，让祠堂改做学校，又拆去重造红砖红瓦平房，却是陈叔的主意。陈叔被抽去外地“四清”，临行前，有人看见他把家中供奉的亡灵牌位一齐烧掉了，从此陈叔家祖柜上空空荡荡，只剩墙上一幅中堂。

“四清”也称“社教”，也是令干部们跌绊的一道坎子。然而陈叔谨慎在前了，果然，社教结束，陈叔平安归来。

陈叔归家已近黄昏，一颗太阳正朝地底下跌滑，漫天都是挣扎的光。一路上有人招呼：“陈叔，社教结束了？”“陈叔，归家啦？”亲切，真诚。陈叔到家门口，暮色已经漫开来，天地像往一个深窟窿里坠，一层一层地黯然。陈婶一眼就看出陈叔脸上些微的僵硬。

果然有事。陈叔说得把墙上挂的中堂毁掉。

挂中堂是老例，五个字也是祖辈传下来的，普天下都一样。陈叔家却有一个字差异。别人家中堂写的是：“天地君亲师”。中堂依例过段时间换新，一并请古镇老先生来，由老先生捎来斗笔、端砚、徽墨，蜡光纸是事先裱衬好的。老先生尊坐在藤椅上，仔细品茶运气，这边有人缓缓磨足墨汁，火候到了，老先生疾然而起，捉住斗笔，沾就浓墨，一阵挥洒下来，气势绝不见弱，字体也难辨异同。临到陈家时，陈叔稍一斟酌，说：“换个字吧。”将“君”换成了“国”字。“天地国亲师”，天地、国家、亲人、师长，这样的中堂干吗要毁掉？

当夜陈叔床上辗转，黑暗中有种声音，嚅嚅嗷嗷，凄凄泣泣。陈婶说这是吕二家娘几个又在挨饿。吕二出外说是三天就归，只丢三天口粮，可整十天还没人影儿。陈叔听罢默然不语，后来坐起身闷闷抽了一支烟。

第二天清早，陈叔抽下了那幅中堂，揉卷成一团，夹在腋下，朝窑墩下的河边走去。一路上有人招呼：“陈叔早啊！”“陈叔，这不是中堂吗？”有人好奇地站着眺望，陈叔把揉成一团的中堂扔进了河湾里。河水清纯澄澈，缓缓向前游移。中堂在河水里慢慢翻转着，跟着河远去，浸开一片血红色彩。

陈叔朝回走时，抬头看见村头的大路上，走着吕

二。吕二的身边还有个老人。

三

吕二的宅后也有一簇竹，这簇竹到屋墙是块老大空地。竹子长东南，吕二挖一条深沟，将竹鞭斩断，然后在空地上种上生姜。生姜是种娇嫩的东西，需要本事去侍弄，贮藏生姜过冬更得有种绝手艺。吕二都做得很好。吕二喜欢游荡，吃小酒解馋，玩叶子过瘾，都靠空地的生产。

吕家就是祖辈上从扬州逃难来的那家，太平了返扬州去，遭劫又逃回扬州坊。那一劫送了老人的命，子孙屁滚尿流，重返扬州坊，倒算很富足，延绵了好些年。所以吕二能被送进私塾。私塾很有一种威风，收费很高，老先生很严。墙上挂幅夫子像，像前一张楠木桌，桌上供着一支尺。尺叫戒尺，其实是一块竹板，二尺长，二寸宽，一面是天然光滑，一面是磨匀的。有一种弹性，击打下来，发一声脆响。入学先让学童追祖溯宗，读自己的姓氏。天下还有许多别人的姓氏，这就是《百家姓》。老先生悠悠扬扬念，学童咕咕唧唧哼。旧书背熟了，再上新课。查考是按各家境况。家境一般的人家不过挣扎着送孩子来，犹如点卯，走一阵也就罢手，算是了却父母一番责任。家境好的不免有长远打算，心情迫切得很，查考

也严。吕二父亲还在世，家里还算富有。吕二总要站在堂上，对着像上夫子，两腿笔直，双手抄在背后，背稍弓，头微俯，眼略睨，旁边是目光锐长的先生。先生起头说：“《百家姓》——赵钱孙李……念！”吕二就顺着先生的腔调悠下去：“《百家姓》——赵钱孙李……”往下就如农人在田间甩秧歌，音腔丝丝缕缕，词句却很含混。背到“冯陈褚卫”一句，言语清晰了，却是“猪头肚肺”，老先生眉头皱一皱，忍住。往下声调激扬，字句又含糊，念到“奚范彭郎”，说做“稀饭清汤”。老先生咳一咳，说：“停罢。”吕二停住。老先生说：“手呢？”吕二两手在袖子里一阵捣动，决定出右手，将右手伸着挺起，老先生朝像上鞠一躬，恭敬地捧住戒尺，堂上发一阵砉然响声。吕二皱眉咧嘴，百般忍住。堂下学童把头低了，耳朵却在仄动，心里无限愉悦。一种说法是，打板子叫“享用”，呻吟一声，还得把“享用”的数字翻番。吕二不叫，老先生也不增加，散学时，吕二右手掌心突起老高，小心笼在袖口里，走回家去。吕二父亲人很蛮横，已从别处知道儿子受罚，喝令伸手，吕二伸出左手。老先生多少，家里也是多少，有几下在气头上，比学堂还重，左手掌心也凸了起来。吕二读了几年私塾，每天在细长弯曲的田埂上来去，手里总是握住两只肉馒头。

吕家到底没能支撑到底，不久吕二父亲过世，吕二退了学。到吕二半成年，家已经败落得可以。后

来定成分，不但地主、富农，连中农也够不上。吕二后半世也不用偿还祖辈上享富贵福时积下的夙债，这很侥幸。吕二得救了吗？其实没有。吕二心眼活络，不甘种地，想走另一条路。有一年吕二贩了一船粮食，顺河道向下游去，过湖东进，取道高邮，要在扬州变钱。在高邮城边粮船被截住了。吕二不知道还有人截粮，连本钱也没收去。还有个罪名：破坏统购统销。有两根枪来扬州坊，押走了吕二。陈叔在外带民工，闻讯赶回说情。人情是给了，但吕二罪名也老大，往宽处减一减吧。减了，吕二被判了六个月刑期。

吕二的吃相很难看。是不是坐牢弄成的呢，难说。人说吕二那次释放归家，头发胡子老长，跨过门槛就嚷着要吃。一家人围桌子坐下，吕二并不拿牙齿咀嚼，一口一口地吞。又拿眼瞪着妻子儿子和女儿，光芒炯炯，像觑着几个贼。忽然间急切一弯肘子，将几样菜尽数拢面前，独吞进自家肚里。这是不是真的呢，没人能证明。不过，逢到谁家办酒，大家在桌上碰头，吕二吃相就妨碍别人了。办酒在扬州坊是种风气，三个字：婚、丧、寿。婚丧是大事，搭讪不得的。寿字有三种讲究：高寿，童寿，平寿。高寿是老年人的寿，有虚有实。年岁太大便有忌讳，怕阎王爷请去，六十八九，就说成七十整，让儿孙亲朋来庆贺。真到七十，再祝次实寿。童寿有满月、百日和

窖周。窖周就是婴儿生下来一周岁，窖在维扬方言读“gào”，有埋葬的意思。也是为讲忌讳，怕阎王爷把传宗接代的儿子半途掳走，“窖周”是说一周岁时被埋葬掉了，不在人世，与阎王爷无干。这与将男孩起个女娃名字来蒙混，或起名叫“狗剩”“猫腚”是一样手法。平寿则指普普通通的生日，完的整的都行，任凭各人高兴。由此，扬州坊人办酒，总是隔三添五地不断。吃酒是每户去一人，富的出两元整，穷的五毛也行。办酒这家也是循了老例，拼拼凑凑八样菜，有一样实惠菜必不可少：红烧肉。肉肥多精少，削成一寸宽三寸长的块儿，用急火缓火，铁锅里慢慢焖透，盛一只腰盆里，端上桌，每人可挟到两三块不等。这种肉力量很足，进肚就杀尽了馋虫。客人再慢慢喝酒，佐其它菜蔬。动筷子也有说法，各人坐定，由一个出头，捉筷比画说：“请呀。”指哪菜吃哪菜。一桩菜被大家动过筷了，再去挟，就很随意。一律先吃那盆红烧肉。一桌坐八个人，总有七个人要碰到吕二，大家就很晦气。屁股刚沾凳子，就见吕二朝肉盆直晃筷子。吕二说：“请呀！”人们慌忙去抓筷子，听见哧溜溜一阵响，吕二已是两三块肉落肚，出手极为干脆利索。人们看时，盆里只有油汤，肉块竟被吕二踉跄享用了。天日很长，一村人都遭吕二吃相害过。有人就发狠：“用个法子，治治他！”

东庄李家太爷做的是虚寿，八十八岁，算是九十